



寰宇

蓬窓日録

石

15
555
2





門 4 卷 5  
第 555  
卷 2

卷二 目錄卷之二  
大寧 京後

晉氏 李庭

同治 圖書

邊土	邊關說
上谷	長城地里附
豐州	宣府大同
三受降城	興和
寧夏	東勝
安定	河套議
通遠	哈密議
	黃河源九曲附
	日本考略規制附

卷之二 目錄



朝鮮

西南夷

安南

貢路

蓬窓日錄卷之二

閩陳全之粹仲甫輯

京後

國家之扞京後猶人之護腦背。過計不為迂。過力不為勞。過勞不為損。何者所關至重也。夫京師之有遼東猶人之有左臂。其有宣大猶人之有右臂。遼東限以山海而東夷稍弱。撫鎮自為經畧可矣。宣大隔之居庸而北狄崛強。總督日不暇及。亦凜凜乎濟焉。乃獨于腦背風隙不之圖恤。偏西者委諸宣府。視為盡境而忽之。偏東者聯之薊州。不稟節度而規制相左。即以塞垣較之。宣府數歲之所急者西中路。其次北路而已。而鎮南墩歷末寧以至

小力亦不弱



此則於易  
不仗

新寧墩之疆域。舊無塞垣。周城也。薊州之所備者。潮河川黃華鎮南也。而鎮南墩。火焰墩之中空。兩不責成。周塞也。又宣府之守。自黑山墩。以至威遠墩。為里二百二十。薊州之守。復自密雲。以至火焰墩。為里六十。可謂過于防矣。而引黑山之縮于密雲。路不兩舍。後不經時。亦卒未之講焉。故曰宣府。視為盡境而忽之。薊州則不稟節度。規制相左也。意重腦背之慮。兼有臂之憂。未寧以西者責之。宣府。密雲以東者屬之。薊州。堅廟謨以一其任。專重臣以責其成。後畿民以資其力。出內帑以濟其費。

京後以為末圖。引黑山之縮。而屬之密雲。分京營之番。以習其勞役。斯固我

國家之急務也。

### 長城

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不盡因秦也。史記燕城起於造陽。而至襄平。遼陽。造陽者上谷地也。襄平者遼東縣也。遼陽者遼水之地也。皆燕國邊胡之地。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因屬于高闕。代者鴈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國於雲代。故其備胡。但能並河而



道志曰金寧守卷之二  
西以極乎趙境耳。至秦則已并六國。天下爲一。西  
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悉爲秦有。故蒙恬之  
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  
則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迤西。殆萬餘里。無論燕  
趙之與岷蘭。其在當時。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於  
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  
國之北矣。然審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秦但補築  
使足耳。元和志曰。開皇長城。自代之繁峙縣。北經  
蔚州。北十里入飛狐縣。夫其自代而蔚。則極北而  
與虜邊。中國之地。不出此外。秦人爲城。以城中夏  
勝地。固當在此矣。志又曰。開皇城起。嵐州。

合河縣經幽州。皆因古跡修築。夫嵐州者樓煩郡  
也。初爲胡地。後爲趙惠文所取。則合河縣固可立  
城矣。幽州者。戰國時屬燕地。則非趙人所得。有何  
由可施版築也。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史所不  
傳。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以此知古事湮泯。無載  
者多也。元和志。又有大業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  
外則越積石河。而北。秦無此迹矣。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  
九三千餘里。率一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  
所。是後。頗大明年。又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  
而東。至於烏紇。凡四萬餘里。高洋備邊如此。



或問長城古乎。曰古也。蓋自文王始。而宣王之北伐。盡境也。復城朔方。宣王城朔方。築城扼要也。若今之長城乎。曰古者井田。南東其畝。設險周于天下。扼要乃所以為塞也。自開阡陌。溝澮蕩然。由是胡馬南馳。無結草之固矣。其勢不得不變扼要者為長城也。變扼要為長城。始皇始乎。曰何始。始皇也。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隣胡。秦趙燕之擯胡為塞也。又矣。然則長城利乎。曰利。群虎狼于宇下。而無藩籬之隔。蹈戈鋌于白肉。而無陴隄之憑。仁者不忍也。且無藩籬。則日警備。日警備則禾稼廢。蹈戈鋌。則日戾劉。日戾劉則生養鮮。其何以為國乎。嘗謂開闢以來。為生民害者三大變。聖賢王伯忘其身。以抹之。而皆歸之築防。一曰禽獸。夫人無堅皮革利爪牙。而夥然雜異類之中。其不為所吞噬者幾希矣。則為之城郭宮室。重防以圍。重門以居。故上古民相勞。曰無恙。二曰洪水。懷山襄陵。浩浩滔天。而人棲避于巔崖樹杪之間。其不仆斃而朽死者幾希矣。則為之疏治。鑿三門。導九河。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故古之贊禹者曰。微禹吾其魚乎。三曰夷狄。明王不作。方伯弛職。衛懿之戕。北燕之迫。天下岌岌乎為所併也。則為之封攘。南至穆陵。北抵孤竹。而後衛人忘亡。燕人寧宇。故孔子稱管仲曰。微管

而備不虞時  
而拘於所  
是方而非  
執井田封建  
亦始皇不知  
生眾矣選  
汗陌終方  
而井六百  
擊而用之  
不始皇勢不  
以汗陌為方  
井且汗陌而  
增害即和印  
之建實  
夏商之舊  
能更自  
而後于  
及七雄寧  
日卑北封建  
以久其其  
其民之如  
亦易以知  
世利而為  
直以禁  
遂弄而  
至并長  
之不知長  
皇始而自  
而備不虞  
而而固  
且服秦皇



可第曰不夫  
久一行不為  
過為背表則  
皇依首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三大變。古之賢聖王霸勞  
心思竭助力以圖之。而其究皆歸于築防。夫城居  
以避恙也。而鯨以之治水。築堤以杆水也。而後世  
以之防胡。此羽州之殛。雖伏圮族之罰。而勤民以  
沒。所以不失夏郊也。今幸于禽獸洪水之害不相  
及矣。而獨日與夷狄從事。若之何其廢古畫也。然  
則始皇不為失乎。曰。始皇不失之畫。而失之行。不  
過為慮。而過為督責者也。夫六王畢。四海一。罷侯  
置守。銷兵徙豪傑。天下服秦強矣。此時為畫。非胡  
而何。夫蚩尤戮。則葷粥逐。太白縣。則萊夷伐。內安  
外攘。武之經也。然不先之以生養休息。而即苦之  
以工役轉輸。不慮其不戢自焚。而暴師萬里。無有  
止息。此不失之畫。而失之行者也。異類不可以盡  
殲。異世不可以無守。趙燕之故跡猶存。河隍之新  
斥甚遠。此時有慮。非長城而何。夫起臨洮。歷九原。  
雲中。至遼東為塞。此何等形勢也。然不遲之以歲  
年。寬之以撫字。阿房未終。左閭再發。此不過為慮。  
而過為督責者也。然則始皇長城可師乎。曰。師之  
善。則始皇可師也。師之不善。則始皇不可師也。敢  
問師之善者何也。曰。停不急之役。寬額外之征。懇  
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以備急。酌勢緩急。  
因時後先。可因者因。可創者創。期以再世。以底永。



寧師之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漢文是也。其不善者何也。曰師屢出而不懲。役長役而不休。因之以飢饉。加之以盜賊。天變而主不知。民怨而下不達。外侮未息。內變且生。師之不善者也。古之人有行之矣。隋煬是也。然則舉隣胡者。悉城之乎。曰有緩急也。都邑所近則急。田壤膏沃則急。不可以不城也。隔遠畿甸則緩。山谷險阻則緩。蓋有不必城也。都邑所近。城則其泉無烽火之通。國勢尊矣。田野膏沃。城則畊稼無奪時之苦。民生遂矣。隔遠畿甸。不城。所謂遺微利以繫其貪。山谷險阻。不城。所謂誘之死地而殲之也。我

朝與秦漢之緩急可得聞乎。曰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緩也。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故誘匈奴入則于馬邑。開樂浪玄菟。當時非之。我

朝反是。然則我

朝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實後背。猶或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徙三衛。以易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失時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徙三



衛當在

國初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  
國初三衛之置根未深而開平之廬舍未廢且北虜  
遠遁三衛得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  
治之間北虜數貢邊警罕聞年穀屢登塞下殷富  
彼時若城

京後虜既不與我競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即少  
有涉于三衛三衛蔑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  
土而開平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  
且亦不能以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  
大禍發有形難先未兆而

京後尺寸棄取之間三衛興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  
可憾也然則宜如何曰宣大不可不城所謂白刃  
在前也宣大既城戰守斯議謹哨望于登陴伏精  
銳于半道叩垣則矢石備施以爲守入塞則左右  
邀擊以爲戰此之爲宣大計也而以其間暇大城  
京後慮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  
噉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繼施石可剗則  
剗石而灰灌必慎自居庸抵山海以爲袤遍其下  
列堡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繼之以招募成  
家蓋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而不以煩費阻與遷  
都較輕重而不以勞難輟也是則失時可憾而揀



時有要也。然有謂長城無益于疆宇者何。曰不究始末之言也。夫塞下田不塞下人有也。爲虜墾也。一騎長驅。畊夫鼠竄。畊具牛畜。舉爲其有矣。塞下丁不塞下人有也。爲虜恩也。朝取數人馬。殺而委諸壑。暮取數人馬。驅而入之虜。夫塞田不墾。則粟愈貴。非惟居者不可留。而兵廩且不勝轉輸之困矣。塞丁不息。則地愈孤。非惟伍失者無從補。而虜幕且愈增其類矣。夫當長城之未城也。塞下粟有斗數錢者乎。塞下人有舍內郡而願就居塞下者乎。塞兵有一非坐食官廩。給地自養。爲官戰守者乎。一遇伍缺。清勾拘攝。如捕罪人。有招募一呼。千百彙集者乎。帑金至重也。輦輸有遇掠者矣。巡察使憲臣也。行部有遇害者矣。赴簿計。即如探虜穴。轉商賈。即如臨重壘。洪蔚內地也。虜至境而烽火不聞。朔州開府也。虜入塞而聲問求隔。今時亦有之乎。故曰議長城之無益者。不究始末之言也。然則長城足恃。虜終不能入塞乎。曰何言終不入也。堤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長城之利。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息繁也。小舉之莫能犯也。大舉之易于調伏。爲應援突擊也。虜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也。嗟夫。守不密則入。言必不入。則宜廢守矣。既入則有



戰言必不入。則宜廢戰矣。古今有廢戰守爲國者乎。是故謹詰邊之令。以嚴乘塞之時。精團操之兵。以待農隙之入。申堡寨之約。以盡清野之實。固京後之防。以居萬乘之重。可戰可守。斯固策之中也。

地理

立國宰物。畫野分疆。蓋自五帝始矣。然上世即人以爲治。從化以爲俗。不以幅員較廣狹也。逞侈勤遠。其秦皇漢武乎。是故論治者戒之。然嘗謂秦制有始之秦者。有不始之秦者。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有不可傳之後世者。始之秦者。罷侯置守。銷兵徙豪傑是也。不始之秦者。起上谷雲中九原。並陰山。歷高關以爲塞也。不可傳之後世者。封泰山。祠汾陰。望海待邊是也。可傳之後世者。斥匈奴。嚴隘塞。增北戍。實新秦是也。而後世之君。志荒者。師其弊。溺宴者。忽其經。隋煬極力于高麗。唐玄殲良于黔南。德宗受維州之降。則以守信爲上。真宗聞靈州之破。則以不棄爲悔。乃至光武潘美。忍于徙民。劉琨石敬瑭敢於割地。於戲是可慨也。故嘗謂輿地大勢。東南日闢。而西北漸淪。人事大較。東南易墾。而西北難競。何者。財貨之所出。奇玩之所供。得之者足以上諛其君。下厚其殖。而又風氣孱弱。士馬僅支。進有勝敵之名。退無處境之慮。

通編  
卷之二

海內



故歲幣輸于匈奴。而尉陀之使不廢。襄鄧墮于蒙古。而瓊崖之竄如歸。好逸惡勞。茹柔吐剛。中人之常。而不知地形有首領。人事有機要。捐首領。失機要。將有敗壞四出。不可採藥者矣。聞嘗舉天下論之。而證之以往跡。無不符節焉者也。蓋上谷廣寧。雲中九原之門戶不固。則晉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闕。晉冀青齊河洛之堂宇日闕。則吳越湖襄川閩之室奧必至矣。於戲。此地里之所以考也。此秦制所以有不始于彼。而始皇漢武之經營有可以傳之後世者也。

大寧

按大寧都司內轄錦川全寧及大寧和衆富麻金源集河武平龍山等縣。蓋古遼西郡。契丹號爲中京大定府。是故大同在西。京師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居其中。松漠在上。松漠西南三四十里之間。舊有祖州。饒藥百五十里之間。又有懷州。東南至平地松林四十里。松林水出。是爲黃河。或十里或三百里。皆盤據交錯。其去大寧或三百五十里。遠亦不出五百里。輕騎疾馳。旬日可以回往。若大寧形勝多。大山深谷。幅員千里。馬孟山六十里。山之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崇隆迤透連亘。

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益泊。周圍三



通定日錄卷之三  
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澗而聚。且其地東接福餘。若招漳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白新羅可以通沃沮。由日本可以通穢貊。穢貊古爲渤海東京龍源府。沃沮古爲可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漳潮水商。或經唐恩浦口。或經穢貊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必由於此矣。臣竊謂朶顏連婚海西。欲脅大寧以入爲謀矣。事不先。固禍恐莫測我

國家兵力未舉。使先朝久城之城沒於奚胡之手。潛構韃靼。民庶戰兢。異日出兵收復。必由遵化喜峰。出攻錦川全寧。而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三萬遼海。出畧朶顏福餘。而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於牛山。舟師進自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皆非所以施於今日之警急者也。喜峰內地。非險阻之勢。潮河之川。有順流之便。秋高馬肥。虜若突至。當如何以待之。黃河之運。苟通邊塞。兵糧若裕。吾命甘肅西寧。出軍嘉峪。以收瓜沙玉門。寧夏延綏代朔。出畧河套。以復降城東勝。戎狄既服。奚胡自震。此理勢有必爾者。今糧運扼於河涸。虜騎敢入平定。古今立國。未有如是之輕虛矣。往者急報虜情。發馬價三十萬兩。以資買馬。然未見其大破虜衆。使不敢來。此又臣之未喻



也

太祖逐元後。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外藩籬。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鎮。潮河所一帶。以爲內藩籬。永樂中。遷都北平。掣回大寧。以其地委朶顏餘福。泰寧三衛。而以內藩籬爲界。俱以薊州重屯。分守沿邊關。營各有城。總要處立一指揮提調。關據極邊。扼長城之衝。營居關內。爲應援之用。

大寧既棄。則開平興和不容於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勢然也。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獨石馬營堡一帶。北當桀部。東際三衛。所恃長安嶺橫亘。虜難直下。惟太白陽葛谷青邊柴溝洗馬林渡口可折牆徑入。此正統所以有土木之警也。

邊關圖說

翁萬達

謹按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了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頭。抵保德州。爲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逼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荆。之吳王口。插箭。



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  
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山層崗。所  
謂內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夷夏者。然自  
正統以來。胡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  
薄汾沁。全晉爲青。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  
潰廢大防。由來者漸。有險不設。同于無險。故設險  
云者。因地形而經紀之。以人力者也。內倚諸關。間  
增崇垣。外築崇垣。長遮絕漠。綿堞百萬。諸美攸轄。  
比之金湯。我

皇上今茲所宏創。皆前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  
守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遇秋分  
遣內卒協戍。外邊備虜力全。彼此受益。豈特變通  
是爲善經。迺若禦冬防河。成規具在。又差緩矣。臣  
慮險設而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今小疏刺  
列款日期。于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  
當在意外。夫天下之事。効成于其始。而廢于其終。  
邊工動費

帑金。役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  
西撫鎮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  
進圖法。則茲垣也。庶乎其有求矣。雖然。重藩疊嶂。險  
在地者也。謀臣猛士。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  
循玩。險在心者也。攄探本之思。延却顧之策。此臣



所侈望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謹按所圖外邊牆詳矣而畧於內諸關者以外邊特重  
又牆方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牆亘連一道  
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  
也亭然者墩巍附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爲新  
缺一不可謂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  
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  
工格鬪喜抄掠彼以爲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  
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筭者我十一而  
虜十九也是故我以必守爲勝而匪墻焉程幕鄰  
邇揮鞭山陵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驅  
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墻完而戍者  
偵者田而食者備秋赫會而墻立而營屯而首尾  
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  
竇塹而後及墻而仰攻亦難矣墻臺我專披堅鱗  
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度哉臣故曰  
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猶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  
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  
至言也

總督侍郎翁萬達曰宣府大同外連極塞以扞蔽乎內  
山西保定內峙諸關而籍庇于外故四鎮均爲重  
地而宣大急焉宣大宜以戰爲守擇要而屯兵諸



關宣以守代戰畫地而聯戍又曰大同川原平衝  
易于長驅且與保定山西相爲唇齒大同不靖則  
諸關亦遂騷然

又曰虜入陽和則白登村爲屯兵之所足以南逼順聖  
之驅西援天城之急又萬全左懷安衛屯兵則虜  
不敢東而大同鎮兵自西出塞外邀擊之一奇也

邊土

夫自石晉割棄邊土之後知天險不可失而銳意復  
之者三君周世宗宋太祖太宗是也世宗以不世  
出之資屢勝之將淮南既定大舉北征水陸所前  
無不克捷瓦橋之屯浸浸舉矣而一疾班師卒以  
大故其失天時矣乎太祖之時北漢未下勢必先  
之而太原之圍駐軍甘草池曠日既久疾疫時生  
且引水灌城不知俟涸倉卒班師至爲敵獲其失  
地利矣乎太宗乘破漢之威兼兩朝之富決意用  
兵數道深入然以陣圖制勝諸將無便宜之權分  
道進師軍中興較計之論則所謂人和者復失之  
矣蓄謀百年銳志三舉卒皆無成爲天下困是後  
宋人以用兵爲深諱視契丹如虎狼引而避之惟  
恐或後和議遂堅牢不可破偉畧如寇準亦不過  
爭一禦戰以示武于天下少求數十年之安而宋  
人已震懾搖撼以爲置其君于孤注也自後歲幣



不已遂至于括金括金不已遂至于割鎮割鎮不  
已遂至于遷都遷都不已遂至于納土而宋亡矣  
蓋自幽涿之師潰宋人日啓用兵之失謀而不思  
自強之有道日罪邊將之生彙而不思天險之宜  
復日恃和議之足憑而不思虜欲之無厭陳用兵  
之善者如范仲淹李綱宗澤之賢竭瓜牙之力者  
如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之勇舉不之信主和誤  
國如秦檜者至安享富貴老死牖下聽受其說莫  
可排解千載遡論其何能無扼腕也

### 宣府大同

宣府飛狐紫荆控其南長城獨石枕其北左扼居庸  
之險右結雲中之固足稱重鎮也但阻山崎道守  
力亦勁西達不能繞而東下榆林以西虜入止以  
防守迂道腹裏勢不迫敵患在大同爲華戎捷徑  
直抵紫荆更無重險

大同東連上谷南達并恒西界黃河北控沙漠實中原  
之保障也但兩重鎮勢相依倚大同之患大宣府  
之患急據無重險而險在兩鎮之內此外沙漠一  
望故居庸紫荆倒馬三關雖係腹裏而畿甸密邇  
鴈門寧武偏頭三關雖屏大同而切於套警爲太  
原緊要之地

大同天城陽和一帶漫無險惟隨處有深坑天城亦能



警言虜耳也

大同城群貨所聚於商命存且藩殿森立而守戍益奮故韃虜屢圍不能破

順聖川東西二城爲宣府奉地且邇大同陽和天城失守不惟警困都邑抑爲宣府切近之災

天城陽和直北一帶有哈喇真哈連二部哈喇真大酋把苔罕柰哈連大酋矢喇台吉各雄卒三萬餘恒寇宣大

宣府地沙瘠涼窘爲甚米斗銀一錢五分麵斤銀二分五釐率爲常時有騰價不止此

趙克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匈奴聞之引去九郡五原今靈州以西之地是也朔方今華馬池以東是也雲中今大同代郡今蔚州廣昌靈丘之地鴈門今朔州馬邑定襄今定襄北平今永平昌黎上谷今宣府居庸昌平漁陽今薊州平谷乃北邊六大鎮幾四千壘戍卒二十餘萬虜人徃徃入寇至不能敵而克國將四萬而分布之使匈奴畏服而引去豈非將在智勇卒在精而不在多耶

上谷今宣府

論曰上谷故燕屬也風聲氣習與趙代同然春秋之時北燕罕與會盟其在戰國燕亦最稱削弱破于山戎而齊桓置之并于齊宣而樂毅復之其時不聞



有上谷以爲重輕也蓋自涿鹿藺都釜山罷會葷  
粥漸逼疆場不支夏后之所徂征商周之所荒斥  
亦岌岌乎難矣夫夾輔周室號稱賢聖者非太公  
召公乎而太公封齊召公封燕不以爲遠且陋也  
太公之齊國也未至而萊夷爭疆召公之循行阡  
陌也每每舍宿棠下不敢輕煩其民以和其國則  
當時之所以披荆棘興教化殖中國攘外寇者亦  
既勤矣而東胡之盤據于西山戎之跳梁于北無  
能一徙而空之彼時上谷烏能爲燕有邪且燕之  
破于山戎也惟南仰齊挾而不西假晉援蓋亦以  
三胡阻隔無能爲通耳夫以區區之燕而雜居于  
三胡之間譬之病夫旣以牙鈞壓其首復以百鈞  
追其肩其不至于匍匐就斃也者幾希傳四十四  
世而亡其棠之澤也嗟夫西北東南天地之大分  
也形勢既殊資稟亦異而隣戎之遠近罹禍之深  
淺又不相同以故幽薊事侈靡而上谷崇剽悍幽  
薊盛管絃而上谷衽金華幽薊喜客遊而上谷食  
死士上谷之有無豈不足爲燕重輕哉以今觀之  
不始禍不助惡不亡本不染夷上谷亦美習矣何  
者漢初之亂也以臧荼盧縮東漢之亂也以彭寵  
漢末之亂也以公孫瓚唐初之亂也以高開道唐  
末之亂也以劉守光宋初之亂也以石敬瑭宋末



之亂也以郭藥師釁起他方不始禍也榆罔敗于  
版泉蚩尤戮于黎谷拒五校之寇斬彭寵之使公  
孫僞置則共殺其長吏劉琨合衆則自拔于中山  
舍逆取順不助惡也立卒史以存燕謁盧奴以從  
漢納劉虞以歸仁挾符丕以念舊請分鎮以藩唐  
競歸正以尊宋情鍾故主不忘本也葷粥逐而釜  
山之符合秦開用而東胡之跡奔造陽棄而邊圉  
之守固胡市開而青冀之力蘇媯州置而突厥之  
難息生口拔而左衽之心革義存外攘不染夷也  
是故得之者興失之者亡光武以共功名克用以  
威河洛匪止爲輕重也雖然地處極邊禍生所及  
絕轡之武不繼則東胡肆陵里閉之恩不終則匈  
奴構釁烏桓之居不謹則疆事日增吏民之徙既  
南則毡幕內逼鮮卑貊人時豕突于北平索頭越  
勃亦鼠發于廣寧千載而下盖有不得玩其機而  
失其勢者矣我

國家聯宣大爲一身通河隍爲右臂可謂備東北之輿  
圖極全燕之形勝也而大寧之戍不存開平之都  
久失三韓遺種孰非野心是故謹微漸者徃徃有  
自西徂東之慨也

### 興和形勢

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其地遠望若高阜至則



又是平地乃陰山之脊其地甚寒過一鳳凰山山之西南有沙城又度數山岡便至興和元號爲中都地宜牧馬亦可樹稻麥元氏居民甚盛

國家於宣德間棄興和退守龍門北虜屢踰野狐嶺直過宣府興祖鎮大同以師伐之豈爲窮兵黷武者哉蓋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王霸驅逐上谷諸胡之意也我

國家定昂幽燕宣府是其北輔過野狐便爲狄境然則徙興和退守龍門者不亦有罪而今日所以圖議收復以爲宣府之蔽而奠神京萬載之安可容緩哉鄙意以爲宜令獨石龍門赤城雲州堡諸軍出攻開平桓州興州宜興仍以萬全懷安等衛之兵由宣平德勝踰野狐嶺肆掠興和中都直抵哈刺罕西傍橐駝之下山阻陟澗之險俟獨石諸軍軫定桓興之辰然後畢出屯守哈刺罕之衆行收忽牙撒里禿諸虜徑至雙泉海與獨石諸軍共會開平則兩軍勢合威振無極東北諸胡定矣或疑東北諸胡烏飛鼠伏最爲無常而點集夜分善乘人弊未可以必取勝然不知胡虜固善乘弊然吾師旅所至二里之外虜不敢近何弊之可乘且吾師之入胡地求虜如求亡子固無慮於乘弊亦無弊之可乘矣夫開平桓興東漢上谷口之地去獨石馬營



等堡僅三五百里自開平徙入獨石遂失桓興與  
安宜與肥要邊地夫此數處賀仁傑賀勝嘗爲開  
平尹元主春秋行幸其三縣所出足供委輸興和  
一帶最宜田牧其開平四日之程則有玻璃谷諸  
要興和四日之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者即  
五雲關也關內諸山古稱陰山之春深塹澗壑宛  
然天成嗚呼守玻璃以衛開平戍五雲以固興和  
大興耕牧以息京師轉輸勿貪邊功以富守關之  
卒則東北永以不聳萬全勢重而京師益危矣嗚  
呼審時度勢比德量力將無待耶

豐州搜復

豐州在大同府西北五百餘里高闕牛頭朝那三受降  
城東勝衛治皆在焉我

聖祖嘗建東勝衛治其始也據三城以衛河套寧夏榆  
林其中也舍三城而衛東勝已失四面之險及卒  
也又撤東勝以就延綏蓋自孤山以至花馬池高  
橋三面城守地延兵分勞費不可支矣昔漢武帝  
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南則立郡城而阻大河  
雖有久戍之弊甚爲朔方久賴之防我  
朝自受降城捐棄東勝爲墟戎虜南牧之馬不惟震  
動延綏寧夏而且將及邠州涇陽然河套千里虜  
據水曲山河之便多無城堡壘塞之設或云以銳



遼寇日錄卷之三  
師三萬搜掠其套繼以邊軍以振其後若令朔州  
天城陽和威遠安東之兵出收東受降城以延安  
吳堡綏德孤山栢林榆林及寧夏花馬池黑山興  
武河西諸塞之戍出收中受降城西受降城必封  
官山而守大磧屯降城而阻餘吾烽真水而斥草  
心肥饒之地可以足軍孳牧之饒足以厚民轉輸  
省民力寬卒伍亦蘇息矣真水草心山又在降城  
之外昔張仁愿築降城遣部將論弓仁將兵屯真  
水草心山以爲羅城衛乃可築嗚呼此必食足兵  
強乃可經畧今無其人談之未易易也

東勝

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虜寇  
擁逼

詔徙諸衛內地遂棄東勝於戲此我

朝不復四郡之實也蓋嘗論之有二失焉洪熙宣德  
之間玩常而不思其變景泰天順之際守近而不  
謀其遠由是偏頭隣于犬羊而全晉以北單矣豈  
惟全晉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下甲咸陽者也此  
而不守則右臂斷全陝危矣可惜甚哉少保公極  
力于獨石而不注懷于東勝其意何也

垣塹窖三險議

夫自邇年多事虜騎突中國困于格鬪疲于奔命于



是守境之議興設險之法講矣然所謂設險不過三者曰垣曰塹曰窖而已築土為防曰垣鑿地橫亘曰塹間鑿間否形如品字有隆有伏互相倚伏曰窖夫設險以止虜驅其倣于秦皇乎秦皇起遼東至臨洮為長城所謂垣也而曰塹山堙谷則亦塹窖之始也夫天作高山以為華夷之限人于其有餘不足者少損益之斯亦裁成輔相之一端也而論者懲于秦失執不肯舉是非膠柱之談也邪夫秦之亡也極其威刑無有膏澤務末而不恤本久役而無已時也乃若長城之畫則固朔之遺謀趙武靈燕昭之所已試者也使秦人務農恤民懲關塞下罷五嶺百粵之師無驪山阿房之役專力事此期以百年將今日賴之矣而何言之為諱邪秦以後勢定于一統時可以有為者三氏漢唐宋也漢乘秦弊以噎廢食謀臣策士但知奉幣嫁女為和親計而于秦氏垂成之功不敢一出諸口何者人心懲創為戒正深惟武帝奪陰山置朔方稍稍脩亭障為守而一廢于呼韓之保塞再廢于建武之徙民蕩然蔑矣唐太宗倡平胡之論以拒群臣之請宋太祖積內庫之練以贖燕雲之地一則徂于勝而不屑為一則限于地而不得為于是唐末多夷狄之禍而宋以此亡矣嗟夫掃腥穢之風



復冠後之正千數百年乃有今日則夫重戰而慎  
守設險而求利顧不在今日邪然是三者則垣最  
可恃害次之塹斯下矣何者因高遠眺敵無所逃  
乘險下拒已易爲力此垣之功也若夫塹則沿守  
者無所依蔽眺望者不獲遠施嘗計一虜挾一束  
芻則萬虜頃刻之際可平數丈也曰窖不懼于芻  
歟又曰窖有隆伏平之反難

### 三受降城

初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  
禱祠下至是默啜悉兵西擊突駝施仁愿上言請  
乘虛取幕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  
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河南築城虜腹中終

爲所有不便仁愿固請詔從之仁愿因請留歲滿  
戍卒助工咸陽兵二百人逃回仁愿擒之盡斬城  
下軍中股栗後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  
中城東西城相距各四百餘里各據津要又于牛  
頭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  
山獵牧減鎮兵數萬

三受降城在今大同西北數百里東城漢雲中郡地中  
西城五原郡地此唐人渡河置城以保河南也夫  
河南之地沃野千里其爲中國利甚厚故古人重  
之然其始全于趙武靈而失之楚漢之兵爭繼復



于漢武而失之晉魏之胡亂夫破義渠開上郡者  
秦也而陰山高闕之塞就則河南之要領無虞徒  
豪傑實新秦者高帝也而朔方金城之郡置則匈  
奴之右臂斯斷是二君者其爲謀甚勤爲功甚大  
而河南之地值此亦可謂大有遭矣然楚漢之兵  
爭而匈奴遂南晉魏之胡亂而赫連竊據豈非地  
里近胡隔遠中夏守之者難防而伺之者易入關  
之也曠時而淪之也不終朝邪迨夫隋城大利唐  
樹思摩其于要荒愈不之講仁愿此舉壯志勳興  
渡河置城古跡頓復夫扞堅者獸全籬密者蔬茂  
也河外之戍以迎戰謹沿河之燧以屯田無事則  
河南之畊足以供三城之需有事則三城之戍足  
以爲河南之防可謂策之上也論者疑其舍險不  
據置城虜中而不知兵事有進棧不容髮退處河  
南則長河與虜共之一有警備耕屯俱廢已爲守  
之不較矣况進取邪雖然仁愿城受降有三可乘  
焉默啜敗亡之餘植根未深晚歲昏悖部衆解體  
此其勢可乘也西攻駝施悉衆以往曾不留守以  
虞我師此其時可乘也唐自太宗以來威震四夷  
總管出塞捷奏日聞瀚海燕然都護布列此其力  
可乘也合三可乘而重之以仁愿之知兵好謀馭  
軍有法版築興而役不稽期逋逃戮而朝無異議



故能尋秦漢之遠踪建胸衍之長策三城之就如一日也雖然開元欵塞復處河南元和置城遂移天德則在唐人已不能繼其武矣於戲可易言之邪

河套議

總督翁萬達

蓋聞智者之圖事也揆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可畧者是之謂備難以慮終矣河套之地淪於虜中藉寇齎盜孰不為愾然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我內地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扼胡據險往跡具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時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後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犬羊滋其畜牧遂彼生養狂肆馳突逼近我塞可為深惜者也又黃河千里于守為便昔人固有築城於外以規全利者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沅履冰無所顧忌遂使榆林一鎮孤懸獨立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有志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蓋不能一日忘



者也然當往昔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  
心不動不奪所賴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  
取之先總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  
然套終不復鎮則空置開墾無聞轉餉難繼不有  
其利而當其勞事之不悔者也今虜已盤據其中  
資用其產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控弦之輩視昔  
爲強一旦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  
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  
其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  
時者非止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敵有勝衰  
我有強弱以強值勝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謂無  
策夫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  
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衰短祿內釁且生而呼韓  
稽顙願保藩北是何也漢武值其勝強成衰際其  
衰弱也是勝衰強弱者天所謂時也地利者非止  
險阻城池山谿疆域之屬也馬步兵刃各有所宜  
主客勞逸陟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  
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  
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  
而困于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之勢者地所  
謂利也人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體利害  
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



通志曰 卷之二  
也夫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求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舠舡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故曰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我

國家極天下於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胡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燕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荅鞏部落動號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勝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奪工業也不少矣回視

二祖之時其勝衰強弱又何如耶是揆之天時未見其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虜日久間謀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其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記諳其要害尚未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餉道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



在後且尅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  
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  
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  
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  
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  
通糧道否邪保無標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  
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  
之所便也騎兵利于馳擊而火噐利于守險者也  
舍火噐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  
得邪失邪是揆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兵即  
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  
之所聚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居牛馬牲畜身養之  
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  
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垂可盡之  
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  
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之和得乎是又不可之大  
者也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策春夏馬  
瘦爲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強而我利  
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  
其遠遁據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相  
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于  
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迺獨利于



征邪夫春夏馬瘦虜誠弱矣雖不能人寇而坐以  
待我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固強矣既能爲  
寇則多方謀我懼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  
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眄之間情態異致  
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  
耗議論蜂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  
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  
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特已乎蓋議  
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伍堡  
諸邊虜亦不來深競遂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  
二者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  
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向便是家門壕塹城  
墩爲援可得復套則深入入境後援不繼勝固艱  
闕敗則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  
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所不能爲者  
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  
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虜  
自弘治以來據以爲家資以爲生四時之間三時  
在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爭乎事體  
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  
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  
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



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乎若曰伺虜出套據河  
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稍築墻垣以次  
移置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  
若可爲而不知套地虜之巢穴各有分地豈有空  
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間可渡應妨道  
路不止百餘築垣爲限豈時日可完移置邊堡非  
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  
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布置未定而  
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  
爲數億萬此亦未嘗深細思慮者也然則套地終  
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  
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比邊之  
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  
孰能逆覩

聖天子在上

文德日脩

天心助順將來虜之勝衰強弱虜能自保邪自相攻擊  
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  
也彼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  
塞障飾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爲  
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  
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



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未解者也

虜之爲中國患舊矣蔓延至於今日其寧延固大遼之間凡朔漠邊徼皆其所走集也頻年犯內地

國家坐受調輓築守之困不已將何所終哉今者城宣大則已捍紫荆居庸三關之外戶矣然則延固爲之柰何延固不守則全陝未可知也矧於其肅孤懸何有哉是故修邊復套之議籌邊者之壯猷也夫邊不修套不可復破屋禦寇是也套不復邊不可守伺門踰垣之寇是也然則二者將並舉乎曰罷民以築之又捐死以捍之不可也然則復套爲先乎曰遠勤以奪之又露師以守之可復也不可守也守在河乎曰河可守也不可久也然則修邊爲先乎曰先爲聲以恐之形以辟之乘其不擾而繕之故全也然則套終不可復乎曰套爲吾故地不聞有收復河南地者乎法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是必役之不再糧之再三計料定則復之矣然則河終不可守乎曰河爲吾故險也不聞有距河爲守者乎法曰因用於國因糧於敵知己之可足知彼之可因計料定則守之矣曰修邊正也其爲力也難集役難也會值難也土膏難也復套竒



也套復則一舉而獲數十年之安其爲效也事半而功倍是則然也若曰集役之難因其歎而募之其來也若趨若曰會值之難夫邊者

朝廷之邊天下之邊非陝之邊也合天下之力以爲之其計也若不匱若曰土膏之難則余肅敏之所脩者其畫圖者歟因舊以爲新因下以爲高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其難易可知也若夫將有戰志士有死心知己知彼知天知地堂堂正正之師可以長驅直搗而收犁庭掃穴之功亦何所疑憚而不爲哉然則復諸已乎曰邊未修也則量進以便修邊之防無靳重費焉邊既修也則大舉以決守河之策亦無靳重費焉夫然後以數年之所休養而教聚者則所謂已成之兵已全之力已孚之心可以一舉而進戰斯守斯築斯田斯得尺則吾之尺得寸則吾之寸也守河南可也守河北可也守東勝可也屯田而郡縣之亦可也故土復而中興之業在焉故曰度功無速度成無倖議

廢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廢大寧則遼東宣府不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以孤弱以朶顏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等處所以單薄近來益貢之傲雖小而急意者朶顏不可不設圖以處俺荅之患雖緩而重意者



河套不可不俟時而復

榆林地乏耕牧藉於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遼雖設迤左烽墩五十陸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挫志且負勇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苦於無糧彼識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河套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住牧今其爲營者五曰好陳察罕兒曰克失旦曰把即郎阿兒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營兵約五萬

河套漢朔方郡乃匈奴河南地也今爲吉囊俺荅所據吉囊領四營曰噶合廝曰偶甚曰叭哈思納曰打即俺荅領六營曰多羅土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俺荅即吉囊之弟有遠意兀入寇取鐵不取銀虜男不虜女見吾邊軍時與賚之即渠夭壽卜吾民安危耳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



通志曰金寧守卷之二  
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  
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  
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邇時虜擁衆來住牧  
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勤久戍境  
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豫防事貴先備  
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臂扞天下延綏實  
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視陝西而  
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受其人乎  
漢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  
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募民徙十萬口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  
中宗用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  
雄爭之隙置戍虜庭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屹  
就朔方自是無寇頗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仁愿  
所築即漢所城郡地彼此利害乃爾遼絕何哉今  
不可不求其故也唐末朔方已據于拓拔氏石晉  
十六州重爲遼有而宋人於此矻矻與元昊競韓  
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也我朝取天下於夷狄  
極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比仁愿之事業其不  
有在乎成化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  
戍之議遠烽堠便營屯之議或欲求禁畜牧銷賊  
覬覦或欲廣立耕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未



已一代經畧豈無一可用之良策天其資斯人以  
事業於今日乎自古中國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  
戎虜於外而茲地今日虜迺得入吾內而吾反設  
防守於外若之何可不求唐漢之蹟所以得失之  
故而爲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望於其人  
也

### 寧夏

按寧夏爲陝西重鎮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有峽山山  
上有塔積一百八座峽口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  
誠塞北一勝槩也我

國家惟不守降城東勝初恐勞人耳及後胡虜雜處  
河套降城之鄙不惟寧夏不安且致固原多故矣  
且諸衛無積充當要衝地遠飛輓不前災仍穀價  
騰踴所恃以濟亟急者常股存積之鹽耳又多不  
繼是以沿河溝塹營壘極爲虛弱爲將領者虜來  
則退縮及去則佯追失事則破調相推同事則裝  
點相庇陷村堡不肯質言稍有獲張大其數口舌  
爲國外強中乾雖胡虜亦知之矣愚聞東勝舊地  
東起振武西踰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平原山川廣  
袤六百里原有良田一萬四千頃又如天瑞金泊  
大鹽沒越及安豐艾山等處屯泊饒沃閩中無比  
若驅逐殘虜專守降城外阻大河爲固內擅耕牧



之饒則陝西有息肩之漸幽并儼長城之壯又聞  
殘虜隨逐水草散居河壩鄙曲類無城塞天兵一  
臨勢必瓦解且其中虜酋桀詰多不相能而勢無  
定一倉卒兵至旄倪絆累必不能透引塞外西域  
諸虜以撓却我矣是故我

聖祖勅耿忠謹於防邊則安其常今乘積弱之後設長  
技以驅逐之則通其變

寧夏瀕河當虜衝冰合受敵至夏始寧故名今虜居套  
中朝夕窺伺終歲不能寧耳

花馬池一帶新墻嘉靖間王瓊所築其所賴不小

榆林餉道出魚河堡虜據此堡榆林不能支矣

甘肅鎮直北有北虜瓦剌一部住牧  
青海一帶插入甘肅行都司腹裏近爲逋虜亦不刺住  
牧是一隱患也

### 哈密議

漢武之通西域也自世祖閉關謝質之後無善策焉我  
朝置嘉峪關建封限爵哈密樹藩籬蓋將以觀順逆  
之勢而通閉之樞在我也自夫邊臣寡策哈密失  
守土番入據之後甘肅已不得善其所矣恢復之  
計議論無已復之不便棄之亦不便何也土番專  
據之勢已成生聚教訓屹然一巨部也納貢互市  
羈縻之術全鎮藉用爲休乃欲勤兵遠舉得乎合



通志曰金寧守卷之二  
力併謀勝負尚未可必縱使款塞而來歸我城池  
彼肯輕弃如脫哉賈胡無厭之求不已則執詞以  
逞陝巴之萌孽又著矣而謂安攘得乎故以爲復  
之不便哈密者唐伊州故地屯田舊郡非若珠厓  
可捐也

國家大一統之盛珠厓盡入編戶而謂伊州外之爲  
可乎此不可弃之名義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封  
哈密封朶顏一也所以扼虜之吭而拊其背也哈  
密弃矣遂以嘉峪關爲寇門單弱不援而謂其肅  
之孤懸爲無虞黃河爲可恃乎此不可弃之明驗  
也故以爲弃之不便然則可遂已乎曰外戶不閉  
堂奧可窺唇之危矣惟齒之寒理也無已則徙海  
寇奪哈密一策也不然徙帖木哥歸沙州亦一策  
也或曰窮虜可役徙海寇便也曰海寇者套虜之  
仇也遺孽餘喘又嬰以土番之獷悍而謂其不北  
走焉支南走祁連不可得也矧夫饑則求附飽則  
颺去顧乃資其望風欲逞之羽翼哉徙海寇不便  
或又曰徙海寇徙帖木哥一也巢穴既成勢難摧  
動懷土重遷情也徙帖木哥亦未便也曰帖木哥  
者罕東番達內徙白城沙州其故土也完城沃壤  
土番以耕穫之利垂涎焉久矣爲帖木哥者豈能  
一日忘情哉一也近聞之彼種有登石關兒望沙



山經卷之三  
州則歛歔慟哭而去是其桑梓在念水木本源孰  
謂犬羊無人心哉二也番酋日事讎殺漸覺衰弱  
况又邀竊市貢我制其命而帖木哥之力亦足與  
之抗三也海寇依附回夷議昏議援而彼族有紅  
帽兒者相與掎角則其所念在彼所避在此昭然  
矣四也內徙迄今方二十年其故老猶存召而諭  
之啓其天性示之恩義給之糧餉假之聲勢則其  
墳墓廬舍田園舊思勃然矣若曰事體重大遲四  
十年之後則壯者老老者斃後來者冷落鄉國之  
念機會斷不可圖五也故以爲徙帖木哥便帖木  
哥徙矣銷內變慎外禦控王番棹肅鎮沙州形勢  
西鄙鞏防在焉則又何以哈密爲哉作哈密議

### 安定

洪武七年秋有安定王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遂賜以  
織金文綺四疋仍詔其酋長立爲四部各賜以印  
曰阿端阿真苦先帖里謹按安定阿端阿真苦先  
帖里與瓜沙赤斤蒙古曲先海西等處皆古燉煌  
之地數處之中沙州爲要蓋其州有玉門東倚三  
危北望蒲昌其去哈密土魯番尚餘八百里昔漢  
武用主父偃張騫之計於河西據二關而列四郡  
我

國朝鑒其遠戍勞民之害而務廣德不務廣土之意



邊地封付番酋沙州徙于嘉峪及後戎虜猖熾關隴騷然幸彼此猜疑連結未固我若以甘州之兵東臨罕東又由罕東西畧安定阿端曲先而夾以西寧衛之兵行定赤斤以臨沙州而肅州屯堡之衆亦奔赴之則東西合勢而玉門陽關可復由是內開四郡之屯外和西域之虜則關隴安枕幽并亦奠矣和戎五利晉悼行之而卒以復霸古今戎狄相擬以兵戈必殫詐力開關以互市遠近鼓舞唐時西安北庭戍卒之費俱取玉門陽關柘闕商賈之征按柘闕關外渡白馬河西入俱毗羅阿謫城以至恩渾河砂城及于闐之大石城古有赤山碎卜賀臘碎葉之西又有朱國新城頓達阿史不來俱蘭稅建怛羅斯史德龜茲達幹疏勒水城段芦岐山赤河坎城蘭城胡弩固城吉良城郅支滿演渡州盤陀蒂關皮山姑墨焉耆于術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崖安西凡此四十處唐時置有城鎮今皆爲蕃部落矣以言陽關之外若蒲昌伊看石城弩支時勒井渡且末潘仙悉利支井勿遮移祉彭懷東蘭凡一十三處亦蕃落也以言玉門西去哈密尚餘八百里其哈密火州諸處古有羅護赤停赤谷長泉龍泉蜀山凡六部南平安昌磻石銀山盤山張三新城又陸處則屬土魯番其柳



卷之二  
四十一  
峇金沙七屯三部亦皆屬之其瀚海清海神山沙  
鉢馮洛耶勒俱六輪臺張堡烏宰清鎮葉河黑水  
東林西林弓月蟄矢密伊麗九一十八處唐時城  
堡衙署今悉爲諸番衙帳若自羅護經茨箕駝泉  
西華東華獨泉納臧三百九十里之延而茨箕等  
六番處其內自羅護西南達萑草堆以至赤亭則  
哈密吐魯番之道又通若自羅護西北上乏馮嶺  
又經蒲類六十里直至北庭由是觀之赤亭當其  
衝羅護總其要哈密火州碎葉撥換龜茲北庭安  
西六大都會尤爲西域諸部内外形便今皆沒於  
戎虜而不可復矣其鷓鴣山之外又有慶慶錯甲  
山鸞子井密栗達旦野橫泉諸胡若牽引醜類并  
力并涼不惟甘肅延綏寧夏大同莫克支持而燕  
幽關西雲朔亦爲難守矣元起土刺滅國四十以  
及西域自西域及西夏侵軼涇陽則領北郡非吾  
有自渭之櫟則長安三輔不能存長安外擾則同  
華自危同華既危則陝蒲必裂陝蒲若裂則虎牢  
汾晉必舉而天下紛紛矣又嘗考赫連渤海温  
猾夏兵跡而覺我西北邊陲虛弱竊亦欲施吾長  
技乘虜勢貳搜掠河套海西以復降城玉門舊塞  
然後守關息民大通互市吾見商賈叢集物貨俱  
萃待以寬恕而加之誠意又之西域漠北番胡傲



通志曰 金寧縣志卷之二 四十二  
効積以歲年有增無減因而起例抽分以供戍卒  
是不煩內地寸兵斗糧而可以坐守邊關豈特唐  
人能享其利而我不若哉且天下極有可訝之事  
交廣漳潮路去西域不止一萬五千里往牒所載  
徃徃有西域商賈來于交廣其交廣水商亦有潛  
徃西域者蓋自海道以通雖險而實近并涼商賈  
若徃西域必自柘闕陽關玉門以出雖無險而路  
則遙也

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  
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  
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  
嘗歌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  
婦女無姿故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而以肅州為都司門庭肅州城  
西六十里為嘉峪關乃羗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  
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燉煌地土番居之  
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但薄於鹽  
利華夷賴之恐為必爭之地

哈密乃六羈縻衛之一翰蔽肅州為西北蕃襟猴洪武  
中封元孽忠順王賜以金印成化九年土魯番阿  
力王侵陷虜去金印二十年立其國都督罕慎弘  
治元年阿力子阿黑麻復陷之殺罕慎四年以地



及金印來歸五年詢元裔陝巴者立之六年阿黑  
麻復虜陝巴金印以去八年許都御史進計結外  
蕃小列禿等及赤斤諸衛克復之九年阿黑麻復  
襲哈密破之十年以陝巴金印來歸陝巴酌酒陪  
尅不能立國哈密屬夷然之十七年哈密頭目者  
力克哈辛往土魯番迎取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  
來守哈密陝巴知之走沙州尋送陝巴至哈密工  
德元年陝巴卒子拜牙襲八年哈密人來告拜牙  
不善主國拜牙懼奔土魯番十一年土魯番令火  
者他只丁牙木蘭來據哈密且入嘉峪關殺擄無  
算嘉靖三年土魯番統衆入關抵甘州攻劫四十  
日而去四年牙木蘭據守哈密八年土魯番納款  
通獻還哈密然今亦空城無守徒係虛名無翰蔽  
之實矣

甘肅以西番達相界北亦不刺阿禿竄居西海實西寧

西境

西寧衛地方番帳九千餘一十三大族

番人漸以南徙中國茶

馬之利太為減失今惟河州洮州二司有賴耳

甘肅鎮自蘭州城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孤  
立西控吐蕃北隔胡達南蔽羗戎歲靡邊費警慄  
日持苟非宇宙一體之心自認為王者不容已之  
事必輟而弗之理也

吐魯番自肅州外西寧而南至雲南西北之境皆其地



洪武初立爲烏思臧等都司衛所宣慰宣撫等司  
凡三十三以羈縻之歲通朝貢不爲邊患一有警  
遣西僧諭之即已其泯州洮州河州在陝西境者  
舊亦吐蕃地今久內屬惟差南近四川松潘者地  
險人頑尚數生梗所宜區計

### 黃河源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  
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  
源今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  
互市規置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  
爲之以求後來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  
且習諸國語徃圖汝諧授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  
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十里有寧河驛驛西南  
五六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窮隘譯言泰右答班  
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閱月約四五  
千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  
聞上悅徃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察寨  
督工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  
完闕闕出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沮遂止  
翼歲先都實旋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  
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  
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



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  
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徂東連  
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  
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  
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  
其流寔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  
裂八九股名也孫幹綸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  
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甚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  
過之民聚落糾木榦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  
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巨測澗  
朶耳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  
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  
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  
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地又  
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即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  
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  
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  
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抱羴羊之類其東益  
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  
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  
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  
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



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  
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  
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  
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  
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  
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即東  
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面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  
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  
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  
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  
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傍大國五六皆稱  
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  
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  
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  
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葱嶺水其下流散之  
沙磧又有言河與天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  
亦妄也崑崙至高高五萬里閼風玄圃積瑤華蓋  
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  
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乘舟其南三  
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  
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間云國家敬天威亘天所覆  
幬無間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臣妾視漢唐爲不



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閨闈喜盛典也不可  
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臧路暨  
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蕃闊闊出今除甘肅行省  
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  
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潘昂霄謹述柯九思序云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  
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  
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沕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  
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沕澤  
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  
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  
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  
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羗西而漢  
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  
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  
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  
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  
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  
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  
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  
內當時在行有能紀其說皆得於目擊非放也逮  
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



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折  
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  
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  
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  
之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  
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  
屬九思叙其說于篇端元純元年冬十有一月日  
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序

### 黃河九曲

黃河九曲其說出河圖絳象今錄于此河導崑崙山名  
地首上為權勢星一曲也東流千里至規其山名  
地勢上為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精石山名  
地肩上有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間抵  
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  
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五曲也東流  
貫砥柱觸闕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六  
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為紀  
星七曲也東流至大岷山名地肱上為輔星八曲  
也東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九  
曲也元學士潘昂霄河源志黃河九折胡地有二  
折蓋乞兒馬出及必赤里也禹貢導河自積石以  
此參考之絳象河圖及河源志與禹貢一一皆合



又云河叢于火敦出於崑崙九曲而入于中國

黃河四大折黃河自鹽澤西來暨達潼關其面勢所向  
凡四大折或與北狄分境或當北狄來踞其初一  
折由積石而逕湟中則鄯闐也是一折也及至靈  
州西南遂轉北而行九千餘里北河西岸即爲涼  
肅甘沙四郡是又一折也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  
九原豐州則又轉而東流故豐州北面正注大河  
是又一折也豐州之東爲榆林北境固抵大河而  
河從此州之東又轉而南故勝州北東西面皆抵  
大河也自北而徃直至潼關皆是河南矣此又一  
折也

紀畧云黃河源出朶甘思星宿海自西而東合諸河流  
北分爲九河行二十日至大雪山遶其南折而東  
而北又轉而西再遶大雪之北轉而東北約二十  
日始入中國自貴德西寧至積石則西域葱嶺于  
闐蒲類諸水伏流千里出會積石經河州蘭縣東  
北越亂山中過寧夏中衛入陝口仍經衛境東北  
過東勝復由綏德州之境南流至延安府城之東  
北歷宜川延川縣界轉東南入降城武州西北二  
百五十里南入保德岢嵐石州寧鄉之西南出石  
樓永和大寧吉州河津榮河至蒲州西門外東歷  
芮城平陸垣曲至垣曲東流經懷濟源孟温入鞏



其秦雍諸水以涇會渭前後歷龍門過河中祇潼  
關東出底柱爲孟津併行入鞏至開封之原武夫  
黃河流至孟津鞏縣原武前後參塞外朔方上郡  
雲中九原汾晉以及豫小大支川九十水

自祁連合黎北張掖河諸水俱北注亦集乃河而西總  
入破口穿沙磧繞出爲黑水放于南海禹導弱小  
不言其所極有導黑水爲績耳

居延海青海烏海諸海子乃在磧石西傾岷山岡脊之  
西之北水勢既不能東復爲山阜所扼不得直趨  
以南遂成大瀦耳

京上異物志葱嶺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  
所言崑崙蓋本所自出也潛發于蒲昌洛書所紀  
出於重野經積石爲中國河也張騫但能至大宛  
見河水初未達其潛發處桑欽水經曰崑崙在河  
水西北出嵩高高五萬里其高萬一千里酈道元云  
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  
名浪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大帝之居十三  
州志云去北海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東南接  
積石高誘曰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  
而通之以出積石山海經乃云自崑崙至積石一  
千七百四十里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  
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又曰鐘山西六百里



有崑崙周穆王崑崙瑤池去周之灑澗特萬有一千一百里西王母告穆王云去咸陽乃三十六萬里東方朔十洲記

方丈在東海之中央群仙所治爲崑崙山有三角曰閼風曰玄圃曰崑崙宮張華所叙崑崙崑崙銅柱爲天柱蓋本方朔神異經也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即崑崙山穆天子所至即阿耨達宮也西爲新頭河爲天竺諸國皆度葱嶺郭璞曰似別有小崑崙

通遠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等統率官兵二萬七千有奇駕寶船四十八艘齎奉

詔旨賞賜歷東南諸蕃以通西洋是歲九月由太倉劉家港開船出海所歷諸蕃地面曰占城國曰靈山曰崑崙山曰賓童龍國曰真臘國曰暹羅國曰假馬里丁曰交闌山曰瓜哇國曰舊港曰重迦邏曰吉里地門曰滿刺加國曰麻逸凍曰熱坑曰東西竺曰龍牙迦邈曰九州山曰阿魯曰淡洋曰蘇門答刺曰花面王曰龍興曰翠嵐嶼曰錫蘭山曰溜山洋曰大葛蘭曰阿枝國曰榜葛刺曰卜刺哇曰竹步曰木骨都東曰阿丹曰刺撒曰佐法兒國曰忽魯謨斯曰天方曰琉球曰三島國曰淳泥國曰



蘇祿國至永樂一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詔書停止  
諸蕃風俗土產詳見太倉費信所上星槎勝覽

日本考畧

日本國者古倭奴國也。天御中主都筑紫日向宮主邪  
摩維國尹投馬種類百有餘國。奄爲所屬。號大倭  
王傳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  
入都大和州疆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間倭  
奴作亂互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  
者年長不嫁。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法甚嚴峻。在  
位數年死。宗男嗣國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  
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王。國逮唐咸亨初。賀平  
高麗。稍習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號曰日本。蓋取  
近日始升之義也。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  
數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俱誅。止夷澶二州。號  
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  
號也。又其性多狙詐。狼貪。徃徃窺伺。得間則肆爲  
寇掠。故邊海復以倭寇目之。苦其來而防之密也。  
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  
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  
外。歷毛人國到文身國。約七十餘里。南到侏儒國。  
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乍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  
浪及帶方等郡。約一萬二千里。以州郡言之。畿內



所都有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攝津五州共統五十  
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志  
摩尾張叅河遠江浚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  
上總常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  
伊紀淡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  
郡西海道有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  
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  
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東山  
道有通江美濃驛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  
共統一百二十二郡山陽道有播磨美作備前備  
中備後安藝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  
道有丹波丹波彼祖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伎八  
州共統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共海曲之地又有一  
伎島對馬島多靴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  
則有拘邪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  
一海約千餘里曰對海國居絕島方可四百里出  
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  
乘舡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瀚海國  
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林叢林三千餘差有田地食  
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約千餘里曰末盧國  
戶四千餘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食  
魚鱸水無淺深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



尹都國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戶  
五萬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日曰邪馬一國即  
邪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  
曰巴百文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好  
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  
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  
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維國曰烏奴國曰竹斯國  
曰秦王國凡百有餘國小者百餘里大不過五百  
里皆爲大倭王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  
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其山  
川則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俗以爲異因  
行禱有如意寶珠大如鷄卵其色青夜則有光壽  
安鎮國山求樂初以國王受冊封境土皆入職方  
詔封此山御製碑文勒石于其上其國制度上下  
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中國殊王居室  
無城郭持兵守衛寇至隨時始製以錦綵爲之而  
飾以金玉以天爲兄以日爲弟自任以天於天明  
時聽政踟躕坐日出輒停云委我弟隋文帝曰此  
大無義調令改之今復如故隋志其臣文武僚吏  
皆世其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  
小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無定數又有軍  
尼一百二十員猶中國牧宰八十戶

置一伊尼翼  
翼十伊尼翼



屬一軍尼魏志官曰伊文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文次曰奴佳鞮逮宋元以來道各有刺史所屬名亦不同蓋職員隨時更張無定名也朝會陳設儀仗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及五弦琴兵有弓矢刀弩櫜斧甲漆皮爲之矢鏃或以骨爲之法殺人強盜及劫皆死竊盜計財酬物無財則沒其妻孥每訊寃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手輒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理曲者手輒螫大抵用法峻而人輕生也其朝貢自漢歷唐宋或順或逆各有不同至元世祖招諭不從乃命范文虎率兵十萬征之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敗績終元之世使竟不至逮

國朝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使僧祖朝貢七年復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亦却之十四年國王遣僧貢方物不恪却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住居著爲訓是後絕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貢期十年一貢

成祖嗣登大寶國王嗣立皆授冊封自是或二三年或五六年貢無定期皆詔至京師燕賞優渥綱載而歸是以其貢而來也于利而不予義徃徃各道



爭先受遣之爲幸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  
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素卿貢正德六  
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太內藝興強請勘合  
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王源又植嗣  
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使宗設謙道細川  
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  
毀宗設謙道等持忿執銳仇殺宋素卿伴茫追至  
紹興所過地方莫不搔動藉使不早爲之計則寧  
波幾爲所屠矣吁四夷咸賓固帝王之盛節然彼  
狡者倭挾虛名以窺厚利而吾民之膏竭於供奉  
吾民之命懸於鋒鏑爲斯氓者亦何忍樂受其名  
而不惻然於中邪

日本規制

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厥後自醜其  
名改曰日本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  
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行西南三月行並無城郭聯  
木爲柵以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相類自山東登  
州府文登縣成山衛絕海入匏蘆河以入新羅自  
新羅歷大鎮七重真峴三處遂可以抵百濟國之  
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二城者尤百濟水陸之  
衝通此二城則日本臣服矣夫日本新羅百濟國  
於東海而民物阜豐金銀羨積好閩浙糖菓青衣



麻葛絲羅段疋廣川材藥銅鍋昂鈹又酷慕鬼神  
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萊州定海縣之補陀落  
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城邊海條禁以逐商  
賈貿遷寬例抽分以致其來誠意恭接以結其意  
平其價值以鼓貨聚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  
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

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海防倭官軍永以  
坐瀟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類可達福餘  
福餘者東北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  
表裏屢爲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不可通惟自定  
海成山可以徑抵日今新羅而轉達穢貊沃阻福  
餘可以規制朶顏而收復大寧以爲 京師陵寢

磐石之壯不可視爲末務而不之究也唐置渤海  
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胡  
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使舟如馬而果於殺  
胡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東疲其東西南方舟師  
直搗福餘是所謂迅雷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  
者且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日本兵  
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啗之邪

日本國朝貢拒納異議爲拒議者渠狼狡成性叛服不  
恒假貢爲寇毒擾海陸故

太祖著有成訓爲納議者倭奴爲東南夷巨鎮屬附者



百餘國王者無外漸摩聲教以淑東方蓋非以利  
方物亦不計賚款之費故

成祖詔有顯封竊謂納策爲優

太祖初不棄渠後因黨胡惟庸斥之且渠悍叛亦自有  
故洪武十六年寇報十五年陳得中擒劫庭用二  
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寇報十九年發僧如  
瑄巨燭之奸永樂十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年寇  
報九年太監王進索收奇貨之事嘉靖二年宗設  
謙道稱兵寧波紹興止以宋素卿瑞佐爭貢自相  
讐殺非故犯

國紀爲今計期限五年艘限三載人限五百貿易不  
禁賞給如例拒加於紊限威震於梗命仁義兩不  
廢至矣

### 朝鮮要道

按高麗之於渤海發自成山同一海道若自定海補陀  
落迦山鎮航歷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瑯邪沙門  
成山前後經沿海府州如蘇州海州青州萊州登州  
寧海州文登縣已四府二州一縣矣自成山東北濟  
海歷大謝龜島歆末烏湖水程共三百里自烏湖  
至馬石山都里鎮水程二百里起都里鎮歷桃花  
浦杏花浦石人注橐駝灣烏骨江水程八百里自  
烏骨江過烏牧具江椒島長口鎮歷秦王卞石橋



麻田古寺得物四島水程千里乃抵鴨綠江唐思  
浦口東南陸行七百里直至新羅若自鴨綠江綠  
積利畢列海谷新城扶餘南蘇木底倉岩太行辱  
夷凡十處州城乃至高麗國渤海之地古有五京  
穢貊爲東京龍原府又曰柵城府領慶益穆賀四  
州沃沮爲南京南海府領沃晴淑三州女直野人  
肅慎爲上京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顯德城爲中  
京顯德府領盧顯鉄湯榮興六州高麗則在四京  
之西故號爲西京鴨綠府舊領神桓豐正四州五  
部四十二縣一百七十六城高麗既作吾之東藩  
而凡鄰壤之區如扶餘府領扶遷二州長嶺府領  
瑕河二州鄖頡府領鄖高二州定理府領定潘二  
州定邊府領安瓊二州率賓府領華益連三州東  
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鉄利府領廣汾蒲海義  
歸六州懷遠府領達紀富米福邪芝七州安遠府  
領寧郁慕常四州其郢銅凍之三州計六十餘州  
夷民皆不能外矣及我定邊建閩六十餘州之地  
多爲我之臣屬

成祖征敗北胡女直諸番悉境歸附自開元迤北因其  
部族爲建都司一立衛一百八十立所二十仍官  
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及指揮千百戶所鎮撫等職各官  
爲貢不相臣屬蓋散黨分勢甚得太易獷豕之義



比遼人以阿骨打襲節度使金人以鉄木貞爲都  
統專土周旋號民禍國甚不侔也故高麗事我益  
恭遼左東邊高枕豈非區措之密防禦之審哉然  
正統己巳之變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嘗脇鞬鉞兀  
良哈次我都城之下禍比遼金其間不能以寸矣  
或欲設官鎮遏立憲於建州合蘭賓州忽汗腦温  
黑龍哈州奴鬼干十九連城郝木川五國城等處  
專管夷官襲授夷兵調發但無協扶州縣以嚴統  
體則彼蠢夷輕悍易爲犯上如之何其可也古今  
有事於徼夷者多以兵爭及計其所以經營也得  
不償失大都物情相濟以所願則喜心生相擬以  
兵戈者則殺心生故先列定海成山之要次道新  
羅百濟日本渤海高麗封境之詳蓋欲比遼東開  
元則例設招徠之術以爲收復大寧之本故也

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  
關日本貢道自寧波經杭州過蘇州揚州至淮安  
此馭夷微意若朝鮮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日本  
自淮而入則略大徑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  
旅順海口北開原相距一千七十里而都司城處  
其東北稍偏是爲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  
海關之中是爲西一大鎮全州爲南鎮而旅順當



其衝開原爲北鎮而三萬里外皆屬其地  
州廣寧中屯輔於右巡撫及兵備住劄廣寧巡按  
及分守駐劄遼陽遼東地皆沃壤舊爲郡縣自置  
衛之後人多僑居生庶稍減今置自在安樂兩州  
以處徙徒要之未足以盡規議近年黠卒內叛今  
然將馬永又物故可憂頭迹容徐徐視之耶

鴨綠混同二江同出女直國長白山其巔有潭州八十  
里南流至遼東朝鮮國爲鴨綠江南入於海北流  
爲女直混同江經金會寧府達五國頭城北東入  
於海

遼東出鎮北廣順撫順三關皆女直之地疆域甚廣混  
同江南北水達達悉隸焉西抵兀良哈南界朝鮮

### 安南海鎮

雲屯海鎮在交趾新安府雲屯縣之雲屯山在大海中  
番賈舟船多萃于此永樂中亦置一市船所其山  
摩空直聳兩山對峙一水中通自海南黎母山發  
船西行水程九百里至海寶山自海寶北行水程  
三百里取鷄唱門入雲屯鎮轉入新安府或往安  
邦州州有安邦山其山岩穴重重面則枕海於泥  
卑濕人馬難到小舟或可以行大舟則難海潮漲  
時直抵山址及潮漸退遠在山外將數百里其中  
平曠可以朔立宮宇儲積兵谷又有富良江發源



自宣江洮江沱江過白鶴江三帶州珥河黃江孟  
口寧口閩江龍王海門分出天符海門又分流  
出海潮小黃江仍過一江抵路沛會流入大全又入  
末江望羸大小安海門福城山水江經大王口抵  
安謨仍自南平桂江月江會爲平灘歷傑時清涼  
禁門南超小大白藤江以至於蒙江及多魚巴廬  
二海門其分流則自度魯江至但江大平海門併  
入大海然富良江水之經交州府利仁州也州有  
夫健山其山四面石壁巉岩中有平地廣數百頃  
其分流入建平府之長安州也則有草芦洞辟山  
峭崿林木茂蒼巨川繞其前中有小河穿其內以  
至羽林山四面周迴數百里木石翳塞遶繞回旋  
內有小河自安謨海門過大王口水至山下岩穴  
深重亦能穿透入洞山下之岩潮退可容小舟潮  
平之際并洞之穴不見往尋無路欲問無人真天  
下之重險也安南陳氏僭據元人肆伐其躲避元  
兵多勑宮宇兵庫於安邦天健羽林草芦四處元  
兵入境久處甚難難久疾作勢必旋師然後併出  
四處兵衆散擊尾追此元人所以大敗后人所以  
不可不鑒也

安南黎氏婿陳而募陳黎江西人以貨楮至其地善堪  
輿以葬其親於彼國遂家焉墓前有鳥作聲云廣



寒宮裏一枝梅後其國忽大雪三尺許陳氏居清暑殿索聯於羣臣曰清暑殿前三尺雪衆莫能對黎子悟烏言續之時國王文名一枝梅處廣寒宮裏王乃感而婿焉渠國俗素不學無識每爲中國人所圖

交趾莫登庸起家古齋爲漁戶今其子居黎氏舊宮聽治蓋東都之地也東都富良江南渠乃居古齋古齋瀕海各承政司恒賦入其子渠利漁於海庸令嚴有經制以網爲營寨可漁可守海中下椿木按時開門以通舟行出入有紀庸勇而警能伏水中數日西南海外十一國曰交趾曰占城曰西洋曰真臘曰白

花曰三佛齊曰暹羅曰蘇門答刺曰瓜哇曰湓亨曰淳泥此

祖訓所不征豈國造草昧不敢勤荒之意成祖以交趾篡其主且殺我使征之郡縣其地諸國惟交趾聯壤中土有不得不議者後竟棄之此外惟占城真臘暹羅三佛齊通貢

### 安南貢路

安南諒山府七源州唐時隸邕州邕即今之南寧也故七源州有南交關通我龍州丘溫縣有鎮南關通我憑祥州其廣源州又通我歸順州弘治己未安南信臣黎彥俊與憑祥知州李唐寧有隙奏爭貢



路欲專由龍州不經憑祥太平知府盧勗勘其事以

國初設鎮南關於憑祥而路必由龍州甚有深意仍令貢道出南交關由龍州必經憑祥之鎮南錢榜告示其議始定夫思明太平必得諒山府上文下文萬崖上思下思廣源七州及淵脫單巴如熬立溫琴抽平庫董慶蘭縣遠扯鷄翎等十二縣然後可以安枕人又知之矣其所以不可得者蓋地係險要交人必爭其風土瘴嵐我師難處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能久於瘴鄉驍騎不可馳於鳥徑營柵無所立糧餉甚難通長兵無所施行器無所用先有自困之形未有立舉之勢耳况諒山名雖七州十二縣其所出土賦亦薄載觀前後地形源泉䟽地脉田隴上山腰敗石橫危徑枯柴舖新橋安南歲時賦其土產只是布帛麻皮鹽硝竹紙桐油耳其視望江城黃臘蜂蜜桂皮新安則賦象牙犀角大原宣化則賦金銀鎮蠻大平則賦馬絹以至安出金靖安雲屯產珠玕石室勾漏產水銀硃砂及交州所出香椒蚺蛇并綿白磁蓋等物其貧富尤不侔也蓋安南數郡惟諒山爲瘠華夷兵變惟諒山爲衝若盡心力恢復其地恐所出不足以供戍兵警急之間又當竭兩廣邊郡兵糧以



赴是所得不償其所失也近日憲臣在欽州開通互市其東都山南海陽安邦海東萬寧永安一迤民夷各裹土產俱集彭城港歲時抽分足給司府不常支用若用心撫懷傾國必赴歲稅所得或有伴於雷廉常賦矣竊欲廣其意推此政於邊方若龍憑鎮南南交兩關太平海口雲南臨安府之蒙自寧遠州之龍門教化長官司之宣光與夫車里老撾及占城之新州召商聚貨任其互市一如近日欽州之故綢繆經理始終無僞吾見忠信孚於蠻夷番商不遠自至是故鎮南南交兩關之商通而諒山七州十二縣北江三州十二縣及左右前後之邇於諒山北江者皆會矣太平海口之商通而批柳等縣白藤沿江等州水陸咸會太平矣互市開於蒙自則歸化州石廩關安丘文盤文振水尾四縣嘉興州龍門四怵三縣咸出蒙自矣教化長官司之商通則宣化府曠縣當道文安平原抵江收物太蠻楊縣乙縣及白鶴海潮扶了快州諸處州鎮咸赴教化矣車里老撾諒互市則安南之廣威等州鎮寧等府民夷致貨輻輳也占城新州置市舶西域南海五十九國水商沓至吾且未論而南出橫山入河華則又安清化兩府日南驩愛九真清化等州支羅安寧河華東崖安老俄樂等



三十四縣金銀犀象椒桂香蠟皆北踰橫山直來  
新州矣由新州循海而東歷廣南升華順化新平  
四府直至俄山則升華思義順化南聖南布政等  
州黎江萬安開平義純和調蒲浪福康古邕左平  
等十三縣南風起時我可以往北風起時彼借我  
來其物產土貨山藏海錯吾皆得而兼有也且吾  
豈專爲市舶之利而然也慨念交趾一方自梁貞  
明間專於土豪曲承羨前後募據窮兵甲於勝負  
盡人命於鋒鏑民無所愬久矣吾欲多置貿易不  
准取其土產將以鈎彼虛實概會有啓絜其版圖  
如未可乘夏夷亦利此易師貞而吉伏至險於大  
外則大通諸國運致土產轉相貿易不出數年番  
舶畢集吳浙閩廣水商亦許徑至若遣官往理起  
例抽分足國裕民姑且未論而威伸南海交趾休  
服仍以中國之化施之炎嶠則慕我聲名樂吾德  
教日漸月化其民可臣服矣縱奸雄崛起吾以新  
州步騎西北入橫山河華日南以新州舟師東南  
畧廣南順化新安則交趾腹背受敵尤可以全取  
勝也交趾民田畝稅三升稍加增益民必爲變其  
爲府十七州四十四縣一百五十七若更置三司  
及軍衛有司計其歲入不足以給况望其上供以  
益國哉



聖祖屢置不校我

皇上姑准其降

先聖後聖

其揆一也大凡海水近吾邊陲之國風

俗殊異除官置吏則甚不樂通其互市以濟有無則我所得倍於土賦彼不惟不覺不知且欲我亟來亟往但其名不韙人所耻言若從實深計則誠利于民生國計也治國如理家理家以衣食爲先謀國以言利爲諱是心也王邪伯邪談王不知所以王及其無策欲用伯術以救之必無及矣於戲民力竭矣與其酷催科於常賦之中孰若開財源於常賦之外然此非臆見也孔明在蜀財用不足取之南中唐以王鏐節度嶺南遠招蕃舶關中皆富於財又因以減廣州常征之稅甚矣市舶不可以或已也載觀南海西域諸國番胡屢至占城乃進交廣其土產物貨若椒臘香木犀角象牙鶴頂寶石玳瑁珠殼腦魏珊瑚白磁之屬與渤海朝鮮百濟新羅日本所出銅寶金銀及大白山之菟南海昆布柵城之鼓扶餘之鹿部鄭之豕沃州之錦龍州之紬位城之鉄肅鎮之鍬率賓之馬盧城之稻湄沌之鯽與夫紹皮仁心在在咸有及我中國所出川廣藥材銅錫鼎鈔紗羅段綵蕉葛皆蕃夷素所願易而欲以相資濟者也縱其互市而起利



抽分始終無僞。惟和惟一斯近。悅遠來利。盡四海  
孔明區區南中不足言矣。是故在西南則有新州  
靈山。而北通海南廣州。在東北則有文登成山。而  
南通太倉定海。是乃天建地設。而資我綏四夷。而  
收其舶利者也。蓋聞西南諸蕃耐暑不耐寒。東北  
諸夷耐寒不耐暑。西南諸蕃若過七洲。獨殊則天  
氣必寒。東北諸夷若來黑水成山。則天氣必熱。寒  
熱之交侵。蕃夷所以欲速交易。不樂久居中國。而  
爲沿海邊民之受害者矣。今之士大夫口不言利。其  
用本通番亦多爲之。惜其不爲生民計。不爲朝家  
慮。不肯建白以前而潤澤以推行之耳。凡空船行  
于海上者。多有盜心。惟通番貨賣者。往還重載。通  
禱賽祭。如或失焉。振古皆爾。不惟今然。或者忿怒  
海賊。遷及番徒。多取而殺之。抑過矣。







